

◎文学聚焦·新生代作家系列之二

“70后”写作：鲜明的叙事风格

□徐 刚



徐则臣



付秀莹



李浩



鲁敏



张楚



乔叶



田耳



石一枫

从文学代际的角度来看，生于1970年代的这批写作者，无疑是当下文坛最具代表性、最活跃、也最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之前，当年叱咤风云的“60后”作家们如今已被充分经典化了，甚至慢慢走进了教科书，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他们在文学潮流中崛起，通过文学教学、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以及文学评奖等综合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加冕”，其经典化的态势十分清晰。然而，在纯文学的体制之内，“70后”作家虽还未随他们的前辈一道步入经典的行列，但他们的创作活力却在积极彰显，而其可能性的塑造甚至更加值得期待。

极为清晰的辨识度

相对于年轻的“80后”作家们尚显稚嫩的叙事摸索，“70后”作者大多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叙事风格，其作品具有极为清晰的“辨识度”，这也就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风格的意义。在巴尔特看来，风格是一种“文学惯习的私人性的部分”，显示在小说中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的装饰性的声音”。比如张楚、徐则臣等人，都善于从世俗的故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并牢牢守护这种精神的背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楚的小说一度让人想起契诃夫。而徐则臣的花街、京漂等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在《西夏》《夜歌》《如果大雪封门》等中短篇故事中，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意，都显示出独到的功力，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所抵达的艺术高度更是广受赞誉。

“70后”一代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都是从先锋小说的阅读中汲取写作灵感的。比如弋舟就曾被读人认为是一位先锋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文学，他更多探讨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精神疾病。他讨论人性的深邃，刻骨的孤独，以及毫无来由的抑郁和同样没有原因的极端情感。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小说其实是与幽暗深邃的实在界打交道的。在他笔下，人性的真相像深渊一般让人不寒而栗。《所有无来的尽头》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创伤，怯懦与卑微，以及“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弥漫其间的是历史的沧桑感，毫无缘由的宿命感，以及无因的病态和神秘气息。同样深受先锋小说影响的还有李浩，但他的小说却显示出与弋舟截然不同的气质。这位喜欢琢磨小说与魔法关系的河北作家，经常自诩为魔法师或炼金术

王勇英是一位能够自觉思考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并身体力行地去进行建设，对其作出丰富与发展的优秀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从“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开始，她的创作思想主要锁定在“乡土”这一厚实的层面。“弄泥”系列属于追忆叙述，它为王勇英打开了历史维度的书写，引领她不断在历史文化与儿童文学价值之维之间游弋探寻。广西是王勇英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是她自我主体性建构的根本。她将地理、人文、历史、现代与想象力融通，以纯真视觉打开创造童年世界的大门，然后生成了众多精彩纷呈的儿童文学意象、形象与故事，她立足本土的儿童文学价值开掘极具原创性与艺术的启示性。王勇英笔下的女孩多生活在乡村世界，而且她近来的趋势愈来愈立足于现实与当下。写今天的乡村女孩，深刻观照她们的存在境遇，她们通常被忽略、被边缘化的地位。她尤其思考用力更多的是她们的发展空间，她将处于劣势与弱势位置的女性写得铮铮有骨节，精神饱满，读起来酣畅淋漓，对引导女性读者的心理与意志成长非常有教益。如《水边的孩子》一书中的婆花，她心灵手巧，自然传承了家乡

由白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2016~2017）》日前在京发布。报告设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歌、戏剧、网络文学、文学理论批评9个专题，分门别类地对年度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论争与文学事件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概要的描述。翔实的文坛资讯，精到的学术提炼，尤其是对一些焦点性现象与倾向性问题的捕捉与评说，突出地显示了年度文学的客观走向、基本风貌及其发展演进中的主要特点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6年的文坛，总体来看，是在平稳中内含异动，异动中依流平进。这种或显或隐的变异，既表现于诸种文学大事与要事之中，又呈现于各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在各类文学创作中，现实性题材以作品量多质高，更为引人注目。纵观当下文坛演变，娱乐化文化思潮强势运行成为主要症结。因此，直面当下现状，振兴文学批评，就成为当务之急。

师。他操持着手里的语言，安然而自得其乐地做着虚构世界里的国王。其小说的先锋性一目了然，那些语言的伎俩，翻译体的文风，可以看出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再到卡尔维诺一脉作家的影响。在李浩那里，讲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讲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他的小说，即便如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也不是通过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絮叨，自我的辩驳，以及更为复杂的形式追求，来组织和填充小说的内部。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与其想象的读者较量，以及和自己的影子殊死搏斗的痕迹。

向传统致敬

在许多“70后”作家那里，古典的气息往往是一种突出的标识，这也显示出他们向传统致敬的姿态。东君的小说，老旧而古典，有一种老庄文化的味道，总体呈现一派冲淡、平和、典雅的气韵，颇具庞名、汪曾祺一路的风格。他的《如果下雨天你骑马去拜客》《某年某月某先生》等作品多具微妙的讽刺感，又有些故事新编的味道。他的小说总是突破人们惯常的期待，善于在情节的微妙推进中故意制造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平静中暗藏波澜，旁逸斜出之中却有内在的秩序，以及刻意制造的恍惚之感，以此显出他对小说的独特

理解。同样是走古典一路的计文君、付秀莹等人，则试图以《红楼梦》式的古典笔墨赋予当下日常生活以独特意味。尤其是付秀莹，她的《陌上》足以令人惊艳。有人戏言其“以《红楼梦》的方式写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笔法，那腔调，那“细节的洪流”，以及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人情世故中见出人性的微妙凶险与复杂难言。然而小说里，农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阔、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危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脚下，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更注重对日常经验的描摹

就整体而言，“70后”的写作者更加

注重对于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在这种生活本身的呈现中显示自己独特的风格。田耳的小说充满着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质朴的烟火气息和顽劣的恶作剧感。《天体悬浮》描摹了一派非常世俗的烂泥一样的人生。看得出来，田耳对世俗的生活有一种天然的爱，而非我们惯常所看到的厌倦，但在这背后也不乏一种一重一重推导出来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与路内是如此相似，这或许也是后者的长篇小说《慈悲》广受赞誉的原因。

同样是书写日常生活，在鲁敏和乔叶之外，另一位“70后”女作家阿袁近年来的创作亦值得重视。她的小说讲述校园故事，高校老师的日常生活，所谓“新儒林故事”，显示出独树一帜的风貌。《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通过顾博士三次恋爱和一次未遂的出轨，刻画他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一方面是讽刺这个小气的男人，另一方面也是调侃那帮知识分子，他们太精明太算计，连出轨都那么不痛快。这也就是他们婚姻生活的本质：婚姻无关情感，而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基于利害关系的明智选择。而《子在川上》则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悲剧感。苏教授是一个魏晋风度式的人物，尽管小说也在讽刺人性的弱点，但叙事者的褒贬却异常鲜明。小说看似无所用心，却有自己忠诚守护的价值。这是小说家在呈现这个世界与自我表达之间最为可贵的地方。

石一枫的文字中永远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痞劲”，但骨子里却饱含着执着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是一个老于世故又无比天真的作者，他用执着的理想主义，追问这个时代的道德状况。他的《地球之眼》让人惊叹的地方在于，重新把道德的问题摆到台面上讨论。如何保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我们知道，面对道德难题，当下的小说更多是以一种大儒主义的方式来处理，人物总是会面对道德压力，但他们总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以赢得我们的谅解，因此道德失序的罪魁总是会被转嫁给社会。然而，我们自身其实也沾染了一些平庸者之恶的东西，以至于看到故事里安小男这个不合时宜的人物时，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总之，已不再年轻的“70后”作家们，已然摆脱了这个称谓刚被命名时所赋予的欲望化和身体写作的“非主流”标签，而更加沉稳地显示出写作的丰富面相。在此之中，鲜明的风格特征所构成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素质，亦使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值得期待的文学文坛中坚。

“巫师”题材时主要择其“善”的一面去阐释与升华。更重要的是，她以破解“巫”的秘密为纽带的生命哲思，其实抵达与获致的境界已远远超越了“巫术”本身，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象征价值。实际上，她写出了一种“泛巫”的具有相当精神高度的心灵或思想境界，任一状态的普适性可以应用到儿童成长的任一时期或任一领域，可以设定为自如把控自我人生的一种目标。而这一状态是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男孩鸟麻的经历获得的，现实中的读者可以通过故事替代性地获得满足，理解其深刻含义。

《巫师的传人》讲的是少年人的文化身份认同，认同的主要对象是中华民族瑰丽的民间文化传统，神奇的土地与大自然，劳动人民质朴的生命情感与人生哲学。这些都是我们要传给下一代的真正的精神财富。但这种传承在现代性语境中是艰难的，因为阻碍孩子们接触它们的外媒越来越多，需要有自觉理念的儿童工作者们去展开思想与行动的引领。不做无根的浮萍，在孕育自己生命的大地上为孩子们找寻生活的养料与价值的支撑，这就是今天的王勇英创作儿童文学全部的审美理想。

现代语境中的儿童文学文化寻根

□李利芳

民俗文化中珍贵的古老技艺。但其实这种传承还在表面，王勇英内心真正想今天乡村中的孩子们传承下来的是一种永恒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与操守，有真挚的民族情感与洞见的思想光辉，都属于有生命力有质感的价值存在。为了让这些抽象的思想变得可见，让今天的孩子们能够触摸与感受到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这些真正的文化财富，王勇英塑造了非常富有精神风骨的人物与意象，如《青碟》中的“青碟”。

王勇英扎根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创作的《巫师的传人》是一套很值得研究阐释的作品，它代表了作家基于自身创作资源对幻想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可贵实践。这部作品最为突出的艺术价值是借由幻想这

一方式，实现了将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当下都市儿童的自然对接，这一对接在现实情境下是有相当难度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基因中渗透的神秘性与传奇性启发了王勇英的幻想思维，但她秉持的美学思想是“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路，她想让现代儿童通过一次陌生化的异文化旅行，去体悟与完成一种近于智者的心灵与精神成长。

在《巫师的传人》中，构建第二世界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巫术，它是王勇英自小生活的广西乡村原始自在的一种存在，不是西方的舶来品。巫师与巫术曾经为幼小的王勇英带来过惊奇与神秘，但更多的却是精神的安宁与平静。因为“巫”给予王勇英更多美好而非邪恶的印象，以及基于为儿童写作的根本目的，王勇英在处理

《中国文情报告(2016~2017)》观察文坛三大动向

□张雯鑫

报告指出，2016年文学最值得关注的动向主要是3个方面。

一、在文学质量上有着标志性意义的长篇小说，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在积淀深厚的乡土题材和相对薄弱的都市题材之中，2016年都有锐意创新的作品，值得关注。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都在传统的乡土题材上翻出了新意，而都市题材写作中王华的《花城》、温亚军的《她们》等，无论是描写人们有得有失的都市生活，还是铺陈有喜有忧的都市故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纪实与报告文学朝着贴近国计民生向时代深处深入掘进。2016年，铁流、纪建德的《见证——中国新村红色群落传奇》，何建明的《爆炸现场》，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彭晓玲的《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实录》，白描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等，分别以现场直击、跟踪采访、田野调查等方式，对重大事件和重要现象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与实证性的描述，给人们提供了这个时代“进行时”的最新资讯。

三、网络文学经由IP的开发，正在整合为网络文艺与网络文娱。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客户与移动用户的大量增长，人们

◎作家谈

当下文坛的症结

□白桦

随着以网络文学为标志的新媒体文学的兴盛，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的文艺群体的崛起，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新的文学受众的激增，它们在形成新的文学形态、构造新的文艺类型、释发新的文学观念的同时，对整体文学构成的强劲而持续的冲击，对社会文化生活造成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这些都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这使当下文坛的症结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受众年轻化。从文学的创作和生产的运作上看，“80后”“90后”的新人，自新世纪以来，迅速成长，大量涌现，使得新的代际由传统文学的后备军，日渐成为现在文坛的生力军。“80后”的文学群体，一部分人在写法与观念上靠近传统文学，更多的人则愿意在类型写作和流行文化上一显身手。这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与运营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从业者和文学消费者群体的年轻化，乃至青少化。文学网站的主管与编辑，网络文学的读者和影视作品的观众，主要是以“80后”“90后”为主的青年群体。因为这些青年群体是文学与文化消费的主力，他们的选择与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文艺消费的主潮与走向。电子书与移动阅读的迅猛发展，纸质图书中的青春文学一直热销不衰，网络文学中的玄幻文学在类型小说中独占鳌头，影视艺术中的妖魔怪作品大行其道，背后都在于有着这样一个相对忠实又有购买力的年轻化基本受众群体。

二、趣味游戏化。文艺有娱乐功能、游戏因素不言而喻，但现在由青少年一代主导的流行文艺，无疑把这样的功能和因素无限的放大了，乃至形成了一股娱乐至上、游戏唯大的时尚性潮流。在娱乐化思潮日益主宰文化生活的同时，以网络小说为主体的类型文学，也由自娱自乐起步，形成了更大的娱乐化思潮。

更令人为之困惑和忧虑的，是大量的青少年文学爱好者、文艺观赏者，在文艺欣赏上对于娱乐趣味的乐此不疲和顽固追求。在动漫作品特有趣味的长期浸染下，青少年越来越喜欢漫画与动画所构造的超验世界，这使他们常常沉迷在带有游戏感和青春乌托邦色彩的作品里难以自拔，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消极逃避。而正是这种超现实的文艺趣味，在青少年中成为时尚和潮流，又使得网络文学中的神怪类型、影视作品中的神怪题材，纷至沓来，并成为时兴的文艺现象。

三、交往功利化。文艺作品作为特殊产品，要运用市场的方式进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欢迎度与公众性，接受度与市场性，常常难解难分，这使得讲义与求利、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构成不可分离又难以处理的基本矛盾，乃至成为经常考量和拷问文艺家和从业者的绝对难题。但事实上，一些作家艺术家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在文学活动中，那种重利轻义，或见利忘义的现象，也都屡见不鲜。这种情形反射到文学创作中，就是一些作家艺术家更看重经济收入和商业利益。在以类型小说为主的网络文学的写作与传播中，读者至上，利益为重，就成为通理与通则。

可以预见，娱乐化的社会思潮带来的这种非政治性的文艺冲撞，非对抗性的观念博弈，因为依仗资本的力量，还会依循自己的逻辑与轨迹运行和发展，并对现有的文学文化秩序不断构成冲突，乃至形成一种悄然的背离与无形的阻遏。

作家葛亮影视版权推介会举办

继小说《北鸢》获评CCTV“2016中国好书”桂冠之后，日前，一场名为“双城记：在这里读懂葛亮”的葛亮专场影视版权推介会在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举行。为纯文学作家举办个人专场影视版权推介会，向国内重要影视机构集中推介小说家作品，在国内尚属首次。葛亮的精妙语言、独特意象和罕见想象，使其频频赢得文坛前辈赞誉。在香港教书并创作的他，斩获过港台各种文学奖项，为“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最年轻的获得者。此度推介会集中推荐葛亮《北鸢》《朱雀》《安的故事》《浣熊》《街童》《猴子》《告解书》等7部作品。

李朝全《非虚构文学论》评说非虚构文学

评论家李朝全的《非虚构文学论》近日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多年从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研究，十几年来，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研究论文、评论等文章。与此同时，作者也在进行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结合创作体会，对非虚构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判断。本书有助于大家接近非虚构文学创作现场，了解和把握非虚构文学的基本特质及创作取向、创作艺术与写作技巧。



从不同角度看好网络的潜在市场，2016年间多家大型网络文学厂商竞相创建以网络文学为核心IP来源的产业生态，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游戏等作品，影视业也不断加大购买网络文学版权的力度，这使得网络文学以IP为中心，正在形成以网络小说为基点的网络文艺与网络文娱。各种趋势都在表明，网络文学市场快速发展，正加速与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深度融合，以网络文学为核心IP来源的产业生态逐渐形成。